陕西工人報

三节头

柳江河

一位比车内所有乘客都高出一头的、漂亮的年轻人。

他穿着笔挺的浅灰色西装，身上飘散出幽幽的檀香。沉着脸，面向车窗，靠一张座椅站了，这样可将双脚前半部放在座位下，不然，擦得锃亮的三节头式的皮鞋，会像踩鸡蛋那样非流黄不可。每当车一晃，他向前一倾，然后站定的时候，总要一甩肩膀，再潇洒地抹一把修剪整齐的青年式偏背头。这个姿势，是向一位电影演员学的。

自以为长得象演员，却不得不在人窝里挤，委实够恼火了。

现在好了，虽说许多没长眼的脚还一个劲地在他的鞋后跟上碰来蹭去，但也不妨，只要鞋尖不脏就行，谁看人还非要看鞋后跟呢。再一想到马上要与地见面，紧皱的眉头舒展了，脸上还露出了一对笑靥，就象云里露出了太阳。

突然，一个急刹车，前面是一辆横过马路的自行车。乘客就象一股海浪，“哗”地全部向车头拥去。他随着“海浪”，双脚离开了那块安全地，侧倒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就在同时，他感到一股烟草和汗酸味扑鼻而来。原来，站在他身旁的一位农村老汉整个身子全爬在他身上，还差点和他接个吻。老汉脚上的方口黑条绒布鞋就象骆驼的大蹄子落在了戈壁滩的卵石上，稳稳地踩在紫红色的“三节头”上。

“哎哟！”一阵心疼和恼火使他叫出了声。他急忙推了老汉一把，跺了跺脚。“你怎么专踩人的脚，没长眼吗！”他怒视着老汉，薄嘴唇绷得紧紧的，连脸上的酒窝都消匿了。

农村老汉看着他紧皱的眉头，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对他的“哎哟”只报以“嘿嘿嘿”地憨笑，还不住地点着头，就象感谢他的“三节头”垫了自己的脚似的。

汽车到站了，那农村老汉和他同一站下车。就在老汉右脚落地，刚要抬左脚时，紫红色的“三节头”一下踩住了老汉黑色方口条绒布鞋的后跟。于是，一声“哎哟”，老汉摔倒在车下。一个踉跄，老汉的脚又踩在另一只“三节头”上。旁边也是一位刚下车的年轻人。

车上、车下一片哗然。

老汉顾不得拍打自己身上的灰土，惊惶地注视着身旁那位青年，显然，又怕遭到一阵训斥。然而，那青年没有发火，却连声问道：“大爷，摔伤了没？”并转身拾起还留在车门阶上的那只黑条绒布鞋，帮老汉穿上，小心地扶起一瘸一跛的老汉向前走去。

他——原先那位身着西装的小伙，呆愣愣地站在那里，刚才由于报复而快意的微笑，从脸上消失了。

前边，那位扶着老汉行走的青年，怎么这样面熟？

噢，原来他就是自己崇拜的那位电影演员！

讽刺小说专页

刊头设计 周来

小店风波

麻记

（小小说）

陈光前

老汉头戴一顶白毡帽，脚蹬一双土黄色的毡靴，上身是一件老式对襟棉衣，下穿一条中式夹裤，夹裤外还套着一件老羊皮套裤，光面的，刷得发白，屁股后面露着两条袢带。

跨进麻老二餐馆，就听一位四十多岁的男人向里边打招呼：“‘恩典’到！”老汉一愣，然后眯缝起老眼，露出令人难以觉察的笑。却见那壮年男子满脸堆笑地招呼自己说：“吃些啥？”然后介绍说：“您老新来乍到不知道，打听打听，远近闻名！为啥叫‘麻老二’？和麻老大一样——干净卫生，薄利多销……”

原来那“麻老大”是古城颇有名声的一家个体餐馆，市上树立的个体户典型。前几日还有顾客投书报社说：买的二斤烧鸡，回家一称是二斤二两，问到经理麻老大，说是刚蒸的热鸡要除水份的……

“先来盘炒鸡丁！”老汉倒要看看这麻老二是否名实相符。话音未落，那壮年男子接住话茬对里边喊：“炒鸡丁一盘——‘那不’的上！”老汉又一笑，“再来碗肉面！”“陈二陪客——肉面一碗！”又是一声带腔带调的吆喝。

得！鸡丁上来了，只是莲菜块，看不见几块鸡肉；肉面上来了，菜是糟的，面是团的，显然是一碗先前剩下的陈面条！而且……

老汉用筷头一挑，挟出了一个黑糊糊的小疙瘩，还没顾得问，那壮年汉子抢上来，接过筷子就要往自己嘴里送，一边说：“花椒么！看啥？”老汉用手一打，“花椒”掉在了地上。老汉笑着说：“多亏不是大枣。”这一说不打紧，那壮年汉子却吃了一惊，脸上的笑纹凝固了一下，半晌尴尬地落不下来。

显然，那是一块老鼠屎！

老汉不急着用餐，却翻起自己皮包来。忽然惊叫一声：“我的钱包不见了！”那壮年男子一下惊慌起来：“你再好好找找，咱店里可没有外人哪！”“八成是刚才你叫陪客的陈老二拿走了！……你把陈老二找来！”“没……没有！我们这儿……没个陈老二！”壮年男子红着脸，一连声地解释。老汉只是不答应。

壮年汉子看老汉这架势，明白了，忙向老汉赔不是：“都怪我，用陈面条坑您老，您老多包函！”

老汉噗哧一下笑了：“你这是关公面前要大刀哇！看我是弄啥的？旧社会，我开了半辈子饭馆，啥黑行话不懂？‘恩典’到，就是能坑的主儿来了；‘那不的上’，就是不要上那些真货；‘陈二陪客’，就是上剩下的陈东西。还有，把老鼠屎叫花椒，把屎壳郎叫大枣。顾客要不信，咬着牙自己吃下去……现在是啥时代，还兴用这？得实打实来，赚正道儿钱！告诉你，我就是麻老大！”

壮年汉子傻了眼，凑近灯光睁大了眼儿看，才发现老汉脸上果然有几点坑坑凹凹的麻星儿。

（题图、插图：积令）

拜年

玉鸣 赵建军

年初一，机电局三位科长不约而同，来赵局长家拜年。

窗外瑞雪纷飞，屋内笑语盈盈。一阵寒暄过后，赵局长挽起衣袖，笑吟吟道：“今天初一，各位若肯赏脸，务必吃了饭再走。”于是系上围腰，亲自下厨房做菜。

片刻，七八道菜端上桌来。

赵局长指着一盘辣子炒鸡丁道：“这可是我最拿手的菜，各位多多品尝！”

“香，香！”魏科长夹起一块鸡丁塞进嘴里，连声喝彩。

“依我看，”牛科长喉头一阵滚动之后，风趣地道：“国宴上的猴头燕窝，也不过如此吧！”

“赵局长，”刘科长鼓着腮帮，用筷子敲着盘边道，“您能开饭馆了！”

“过奖！过奖！”赵局长搓着手，哈哈笑着。

“爷爷，”六岁的孙子亮亮，挤进赵局长怀里尖声嚷着，“我也要吃嘛。”

魏科长夹块鸡丁，在嘴边吹了吹，放进亮亮嘴里。亮亮巴唧着小嘴，没嚼两下，便“噗”地一口，吐在地上。

“真没教养！”赵局长板起脸，在孙子脑瓜上拍了一下。

“你尝你炒的菜嘛！”亮亮把小嘴噘起来老高。

赵局长盯了孙子一眼，夹块鸡丁在嘴里品着。

“啊哈，没放盐！”赵局长放声笑了。

三位科长也都笑了。

清明

王新

村头，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隆起了一座新坟，才挖出不久的黄土，还没有被青草淹没。

他，惊异地站住了。

濛濛细雨中站着一个女人，在坟头悲咽……

小坟没有任何标记，周围是生机昂然的青草，只有星星点点不知名的白色野花，在风雨中摇曳。

他终于朝前走了，走得那么艰难，地上满是泥泞。

他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来，蓦地见到他，周身象是打了个冷颤，转过了身，想走，却又挪不开步。

坟头上放着一个红绸蝴蝶结，一个大大的洋娃娃。

他鼻子一酸，两行眼泪流了下来，悲怆地说：

「小娟，爹来迟了……」

雨，春雨，清明雨，淅淅地落，泪泪地流，两声里夹着饮泣，风声里夹着抽咽……

他走到她身边，躲开她的目光，象喃喃自语：

「你怎么知道？」

「妈来的信……小娟在这里都十天了。」

雨，下得大了，野地里，没遮没拦。清明时节，冷呢。

「走吧，别淋病了。」

她终于说。

他在泥水中挪动脚步，从袋里拿出一包饼干，一袋糖果，放在那洋娃娃身旁，又落了泪。

「走吧。」他哑着声说。

踏着泥水，他和她，走了。

她终于问：「现在，你结婚了吗？」

他摇摇头，脸上带着悲苦的笑。

她说：「想开点，找个人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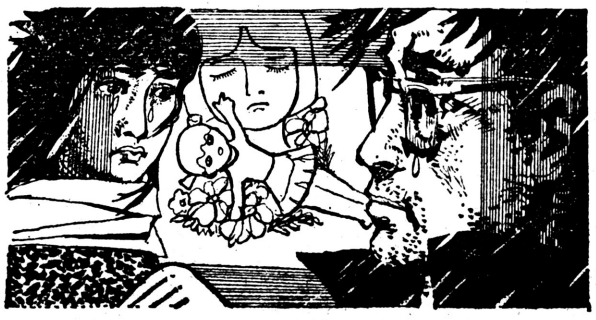
「你过得好吧？」他问。

「不知道。」

她茫然地说。突然，她回过头来，对那座新坟喊：「小娟，妈对不起你！」便再也抑制不住，嚎啕大哭了。她转过身，踉踉跄跄地踢达着泥水，跑了。不一会儿，那瘦弱修长的身影，消失在苍茫的风雨之中。

他，手扶着一株垂柳，任风吹雨淋，痴呆呆地站着……

（插图：罗宁）



水开了

李晓鹏

水开了。

蒸气将壶盖一次次掀起，滚烫的开水溢出来，烧得炉子“刺刺”作响。

母亲听不着，依然在里屋床上缝被子。

玉玲朝里屋喊道：“妈，水开了！”

没动静。

“妈！水——开——了——”她又喊了一句。

“玉玲，你去灌吧。妈耳背，你又不是不知道。”

“唷，大孝子，你呢？”妻子白了丈夫一眼，仍然坐着，一板一眼地织着毛线。

“没见我看书吗？明天厂里要考试，临阵磨枪，不快也光！”

“就你的事要紧？儿子的脚年年冻，我为孩子织毛袜，你说不让你妈灌水让谁灌？”

玉玲说着，拉过站在一旁好半天，扑闪一双大眼，默默听他们讲话的儿子，抹下他的袜子，让丈夫看。

“说风就是雨！知道不？书上可介绍过，喝煮久了的开水是要致癌的……咳，看来，得给妈买个助听器了。”他毕竟是从娘身上掉下的肉。

“说得轻巧，钱呢？那小玩艺儿不便宜。妈是大家的，你们兄弟姐妹人人有份！”激愤的声调湮没了厨房内的“刺刺”声。

“咳！瞧你说的。妈不是正给咱缝被子吗？大哥、小妹他们都在外地，摊得着吗？”

“你有钱你去买。就是雇个媒姆也花不了那些钱！”妻子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

突然，“啊——”地一声惨叫，玉玲撂下半截毛袜，朝厨房扑去。

“我的娃呀！”

只见儿子倒在热水泊里，气雾蒸腾中，隐约可见一双小脚在瑟瑟颤栗……

迎春图

杨梵